



退休后我大多数时间在外地，若回安庆，必去江畔的防洪墙，一为看大江东去，二为早晚散步健身，每次感觉都不一样。

二十余年前，防洪墙投建竣工，它就成了这座老城著名的景观带，又经多年的开发完善，现在的防洪墙就不单单是“墙”了，而是成为系列化立体化的建筑，集实用休闲观光于一体，大大提升了城市的品质和多元功效，构筑起人与自然和谐相处、向现代化城镇迈进的生存空间。防洪墙上，亭台廊阁，草青花艳；看江水浩荡，各类船只来来往往，时有机声轰鸣汽笛震响，顿生千帆待发百舸争流的感慨，神清气爽。入夜华灯初上，彩晶悬挂，漫步其间，江风徐徐，可见万家灯火，可掬迷蒙江声，那种惬意直透夜色。防洪墙外，昔日的江滩，已设置一系列的主题公园，绿树苇林，鸟语啁啾，草坪壁画，观江平台，备有各式锻炼器具的运动场所，让人驻足留恋。还有那些屹立的雕塑，模拟江城彪炳现代史册的诸多新事物，如壮士挥臂启锚远航的“黄鹄号”，紧握钢枪的巨手和有剽悍工人造型的内军械所，以及再现蒸汽机汽缸原型的石雕等等。这些独领风骚的发明创造，凝聚着富国强兵、振兴中华的理想，象征安庆人的智慧和敢为天下先的



40年前那个夏夜，我在天台里赵朴初故居旁机关大楼里加班，写领导总结讲话。拟草这类文稿，动笔前最好要摸摸做报告之人——一般是单位最高首长——的构想，不然会一稿两稿三稿四稿累死你。这时，在材料上的格式、体例、标题上出点新意，多用排比、对比句，首长会喜笑颜开，因为你的妙笔彰显出他的队伍风采，彰显他的地位、份量和为民情怀。

领导用你顺手了，你就是他的一支笔。人才难得。你也可以适当提点要求了。这个世界提要求是要实力的，比如去读书深造，外出参观，还有住房等等。领导找你“救火”时，你可以短暂失联一下。那年月，没有手机，他满世界也找不到你。

成稿是午夜时分，楼下已失修多年的朴老故居一脉森森，江城正在熟睡。月光从天上泼下来，远山近黛，千里万里，荧荧一片。空气中一丝风都没有。酷暑难熬，心烦气燥。

想想楼上S女领导办公室今天

精神，是安庆城的骄傲底韵。

防洪墙内，从城西的大观楼到城东的炮营山，沿江路宛若一条缱绻长线，把散布在高楼大厦曲径深巷中的名胜古迹，珍珠一样串了起来。而与防洪墙隔路相望的迎江寺，更是名闻遐迩，不知寂寞。这些都是居民津津乐道的家珍、城市古老魅力的名片、游客纷纷寻觅的打卡地。防洪墙不但给城市带来安澜的保障，也给市民提供安居的美好环境。这可是安庆建城几百年来祖祖辈辈的向往和祈求。
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我刚来安庆不久，就去访江边的迎江寺振风塔。那时候还没有沿江路，也没通公交车，离防洪墙还有好长的一段光阴。我穿街钻巷，踩着麻石条路，寻到枞阳门外的码头，迎江寺的大门正对着滚滚长江东逝水，就突然看见台阶上的一对大铁锚，当时怎么都想不明白，佛门净地何以在寺门口安放一对俗物大铁锚？据说重达两三吨。这可是天下寺庙绝无仅有的奇观，奇特到见过一次就再难忘怀。此后，又读到两则民间有关大铁锚的故事或曰传说。一是从地理形胜入题的，就像今天用无人机俯瞰航拍，滨临长江的安庆形似一艘大船，振风塔就是船的桅杆，迎江寺的大门恰似船头，那对大铁锚便是这艘大船历经狂风暴雨惊涛骇浪，不至沉没的法宝。宣城

风雨大铁锚

丁昌华

还是宣城，发洪水的岁月仍常有，每到汛期，人们揪心，城市要接受考验，抗洪抢险是江城拂之不去的烦恼和困苦。再是从人情世故解说的，一位新上任的安庆知府，姓彭谱“盆”，盆放在江边很容易漂走，他忧心忡忡，焦虑不安，其母知道后说，我娘家姓茅，只要在迎江寺大门口放上一对大铁锚，就可保你无事。这位母亲堪称足智多谋，但“盆”还是不可避免地被时代洪流冲走了，冲走的岂止区区一个彭家的福祿？还有千古风流人物，无数芸芸众生。

然而锚在。大铁锚锚不住洪水涨袭和官运，却能锚住天长地久的民心。

前些年我曾去玩承德避暑山庄，虽然是皇家园林，园内的庙宇却不少，夜晚灯下，我翻阅导游介绍，忽然就想到我们的迎江寺和振风塔，头脑里似有灵光一闪，涌出一行行长短句：走过天南地北的寺庙/迎江寺就是迎江寺/寺门口摆着两个几吨重的大铁锚/再往前几步就落在江水中了/寺中的振风塔七层六十多米高/能看到上溯的几百年/几百年的鱼米之乡/几百年的滔滔洪水/塔是桅杆/寺是风帆/城是一艘大船/安然无恙/所以安庆/所以敬高香/所以络绎不绝/所以一城居民半数香客/匍匐在地三叩头/想求的不说的/都是乡亲两



丁昌华，曾在原安庆日报任职。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，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员，安徽省摄影家协会会员，安庆市摄影家协会原主席。长居北京

手空空的秘密。

回到安庆。我发现古城这些年来正在经历沧桑巨变，一切都在变，什么都在变，连迎江寺都一改往昔模样，出落得更加素净雅致了。唯一不变的就是寺门口的大铁锚，依然故我，坚守着那份初心，紧紧抓住锻造它的火焰所托付的祈愿与祝福。只是，过去它对着汹涌的江流潮水，现在它对着坚固的防洪墙和秀丽的江滩公园，以及在防洪墙上为其拍照或者自嗨的游人。我站在大铁锚的身旁，仿佛听到了它默默的笑声。

天台里记忆

陈向东

新安了空调，她是单位副职，老父是省城某正部级单位现职一把手。不像现在机关的女官员，她大大咧咧的，喜欢表态，言语多是晚唐诗人李商隐的风格。她下过放，高兴时手舞足蹈，似邻家大妈，不高兴时暴跳如雷，直接了当。

我鬼使神差，叫醒通讯员小毛，拿了钥匙，俩人进了S女领导办公室，开启空调，声音似春雷，像炮声。夜很深，月光很亮，我一头趴在她的办公桌上，人生便在梦的外头了。

醒来东方大白，阳光灿烂。同事们都在对我挤眉弄眼怪笑。原来是单位门卫临时工老梁“告密”并扩散了，主犯是我。气得后来做了市领导的单位一把手对我破口大骂，成何体统！骂够了，一个人点起一根烟，我适时上前添了茶水，烟草香、茶香弥漫升腾，他渐渐平和下来，像是说给我听，又像在自语，“男女有别嘛，还有，办公室是私密空间嘛。当然，老梁头应该先向我报告。我也做过秘书，多辛苦啊！”我借机引开了话题，一把手换

了话题，说到从军时在《前线报》的峥嵘岁月了。

一上午过去了，接下来道歉，写检查。好长时间我尽量躲着S女领导，可她见到我，和颜悦色的。她带队去徽州学习，点名让我随行。单位分房，七八条光棍为一两居室，争得头破血流，那个身上还带着老山前线硝烟的转业干部，为住房要和S女领导对话，她索性大笔一挥，把房分给了我，借口是我老婆怀孕待产。当然，组织不会忘记英雄，转业干部后来分到了一个三居室。

又过一年，老梁头和单位新入职的大学生发生冲突，住院了，大学生挨了处分。老梁头出院后的第三天，单位那位像铁塔一样壮的总务老张找他谈话，“你年龄大了，该回家休息了”。老梁头离开那天，佝偻着腰，很虚弱，摇摇晃晃消失在天台里暮色里。那一刻，我有些心酸。

大前年春，在南淝河之滨金满楼，S女领导请我们吃天目湖大鱼头。淝河清清，杨柳依依。她退休回省城多年了，满头白发，似银菊绽放。席间众人融融。



陈向东，海南省作协会员，出版有散文集《飘逝的红霞》，现居安庆

我提起当年尴尬之事，为年少无知再次道歉，为饱受恩泽致谢。S女领导笑了，“当年你俩只是图个凉快，我视你们为弟弟呀！还有，见你是桐城人，亲切。我老父亲在桐城工作过。我也在桐城生活过。”我还是羞愧难当，一口气灌了两茶杯白酒。那夜，我醉了。要是放在当下，会怎样呢？

成长，是需要代价的。

有的人，有的事，不能忘记。